

大山巡线路上的青春接力

——聆听信息支援部队某机务站3代官兵的奋斗故事

盛夏时节，西北边陲。信息支援部队某机务站会议室里，下连不久的新兵们盯着大屏幕，聆听曾在机务站战斗过的前辈们录制的“老兵心语”，感受他们内心深处涌动的炽热情感。几十年来，一代代官兵扎根大山，一手护“银线”、一手建

家园，将“我责我守，我守我乐”的精神代代传承。前不久，机务站特意邀请几位老兵以录制“老兵心语”的方式，给年轻官兵讲一讲与大山相伴、与白杨为伍的奋斗故事，鼓励他们在这片荒凉又“肥沃”的土地上续写新篇章。

是大山接纳了我们

■原兰州军区某通信总站某连分队长 蒋明楼

前段日子，机务站的指导员打来电话，希望我录制一段视频，给下连新兵讲讲往事，一下子勾起我记忆深处的那段回忆。

我年纪大了，记忆力越来越差，老伴、孩子刚说过的话，我经常转头就忘。可有时坐在那里，脑海里总会闪现出当年工作的片段。

几十年前，18岁的我从上海来到新疆当兵。已不记得当时一路上换了几次火车，只觉得离家越来越远，不停感叹祖国是那么辽阔。

刚到机务站，站长带着我们几个新兵四处转转。其实也没转多久，机务站就是几间土坯房，周围光秃秃的。

机务站担负着周边地域的线路维护任务。作为通信兵，爬杆登高是必须掌握的技能。第一次爬杆、打拉线，我穿上脚扣、系上安全绳，学着班长的样子手脚并用往上爬，越爬越高，有些兴奋，不自觉地加快速度，孰料一步没踩稳，直接从杆子上滑下来。幸好有安全绳的保护，减缓了落地的冲击，身上只是有些淤青。班长赶忙把我扶起来：“要把底子打牢，急不得！”

我沉下心，学习脚怎么使劲、腰怎么发力、手怎么控制。不知道手被划破多少次，不知道从杆上滑下去多少次，我终于从最初的“蠕动式”变成“环绕式”，再到可以像班长那样“腾跃式”上杆。可当我稳稳当当爬上杆头，看到自己比一旁的白杨树还要高，心头涌起一股前所未有的自豪感——果然还是高处的风景更美丽。

艰苦平淡的日子里，我和战友们寻思着找点事做，开始在“阳光吃不饱，风吹石头跑”的机务站，种下了一颗棵小白杨。

战友们说，小白杨在这里叫“守边

树”。是啊，又高又直的小白杨，不正像站岗的我们？没想到几年后，也许是边疆军人的共鸣，离我们不远的塔城，就传出脍炙人口的歌曲《小白杨》。

不是我们征服大山，而是大山接纳了我们。四季更替，寒来暑往。在群山的注视下，在小白杨的陪伴中，我从一名青涩懵懂的新兵，成长为独当一面的老兵。

一天晚上，屋外狂风大作，电闪雷鸣。我们通信兵最担心的就是这种极端天气。果然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接到光缆断了的通报，上级指示立即抢修。

我们乘车赶到20多公里外的故障点附近，一时没有找到断点。同行的年轻战士有些不知所措：“班长，难不成要一个一个桩子去找？”我拿出线路资料，结合地形进行分析判断，果然不出所料，在一处不起眼的小山包背面找到断点，完成抢修任务。返程路上，我对他说，一名合格的线路维护员，不是一朝一夕练成的。如果平时巡线走马观花，到了关键时刻就要“熄火”。那些年，每次巡线我都是用脚步把线路丈量一遍，用眼睛把线路观察一遍，用大脑把线路“检查”一遍，这样心里才踏实。

十几年军旅生涯转瞬即逝。退役后，我被安置到家乡一家水泥厂负责库房管理工作。虽然脱下军装，但我始终以军人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库房里的水泥就是我的“兵”，把它们码齐摆好，做好出入库登记，是我的职责。我工作第一年，进出库十几万袋水泥无一错漏，这在以前没有电脑的年代实属不易，为此厂里给我颁发了“岗位先锋”的奖状。

不管岁月如何变迁，守在机务站，就要学会耐得住寂寞。环境越艰苦，越要学会在艰苦中找到自己的价值。

苦中不言苦，苦中有作为

■原兰州军区某通信总站某连政治指导员 陈旭

每当看到公园里的人工湖，我总会想起机务站的“同心湖”。

“同心湖”是山脚下的一小片湖水，在荒山中宛如一个小小的世外桃源。湖中心有一个小观景台，休息时我们经常聚在那里，聊天唱歌。

2008年初，我从机关调到机务站任指导员，跟着战士们学习接光缆。一起爬杆作业，一起外出巡线。我想，只有把基本功练扎实了，才能做到“养兵千日千日用，保障万里万里通”。

一个冬夜，总站值班室来电，命令我们迅速抢修因强降雨被冲断的光缆。我和抢修分队带上工具赶往故障点位置，在一条小河旁发现破损的光缆，河对岸还有另一处断点。我和一名老兵脱掉鞋子，咬牙蹚过冰冷的河水，抵达对岸后，顾不得擦擦双脚，便立刻展开抢修。

完成任务，我们乘车返回。那是我第一次参与紧急抢修任务，紧张过后疲惫袭来，困乏中不停地搓手取暖。同车老兵开玩笑说：“指导员，这样的任务是‘家常便饭’，胃口好才能吃得下。”

那一刻，我真切地感受到，在机务站最可贵的是乐观主义精神——苦中不言苦，苦中有作为。

掌握业务技能后，我有更多精力去琢磨连队建设。营房旁有一块洼地，一次连务会上，一名战士提议挖一个小湖，通过修水渠将3公里外的雪山融水引来，还在地图上标出了路线。

这个建议得到大家一致同意，上报总站党委后得到批准，不过挖水渠的工程得由我们自己完成。

铺设湖底，我们前往河滩取材，每人抱一块石头，来来回回不知多少趟；开挖水渠，大家分成两队，从洼地和3公里外的水源地“两头并进”……4个多月后，清澈雪水注入人工湖。我们集思广益，给这个湖取名“同心湖”——寓意自力更生建设家园，同心奋斗开创未来。

两年后的夏天，我调离机务站。告别时，我和全体官兵在同心湖与林间的小路上合了张影。这张照片，至今摆放在我家书桌桌上。

在风雪中挺立成长

■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中士 蔡敏

听着老兵们讲述往事，虽然已经过去多年，但那些故事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。同样的抢修任务，同样的种树经历，我们和老兵在时空中“同频共振”——不同时代的我们，做出了相同的选择。

机务站辖区的光缆，大多沿山架设，机务站官兵每周要不定期对通信线路进行巡护，一趟下来要走100多公里。除了巡线，让我“咋舌”的，还有种树。

这里的山，有一层厚厚的盐碱壳。挖坑种树时，我用力挥起铁镐，虎口被震得发麻，可地上只留下一个小白点。一上午时间过去，我沮丧地坐在篮球大小的树坑旁，心里犯了难。班长走过来鼓励我：“挺厉害啊，一上午就凿出这么大一个坑。我第一次种树，不仅没凿出树坑，还把铁镐凿坏了。”我跟着班长笑起来，心里想着，一定要把树继续种下去。

当我种下自己的树苗，我在机务站的生活也走上“正轨”。线路维护员的基本功是光缆接续，班长耐心细致讲解，让我一度认为自己上手也能手到擒来。可直到第一天训练结束，我还是没能成功接上一次。

那天夜里，刮起大风。第二天，我发现营区门前掉落了一地树枝，可一棵树也没倒下。

“咱们机务站的兵，要像这些树一样！”班长的话语简单，却让我思考了很多。我向有经验的老兵请教，光缆接续成功率越来越高，速度越来越快。课余时间，我常去照看自己种下的小树。我和小树都是机务站的“新面孔”，我们都以自己的方式在这里扎根。

那年冬天，雪下得没过腿肚子。我和班长去检修线路，机房只能大致测出故障点的位置，具体是哪根线杆，还需要我们一根根爬上去测试。环顾四周，故障点周围大约有30多根线杆，我和班长对线杆一一检查。脱大衣、穿戴器具、上杆、下杆、脱装备、穿大衣……大半天时间里，我们不断重复这套动作，汗水湿透贴身的衣服，又被寒风吹透变得冰冷。

终于，我们在第18根线杆处检测到故障点。可冰天雪地里进行光缆接续，远没有平时方便。班长接好光缆抬起头，我一看，他的鼻涕都被冻住了。

与在风雪中挺立的树木一样，我也在磨砺中成长。我常想起班长的一句话：“树因风而赋形，风因树而留痕。”我想，树挺立的样子，就是我们戍守的样子。

（胡燕彬、王石萌、赵青松整理）

军媒视窗

空军报

8月14日

空降兵某旅——

“军营超市”落户戈壁荒漠

■张朋信 孙益秋

前不久，在空降兵某旅某野外驻训场，一所“军营超市”正式营业。

走进超市，货架上琳琅满目的商品整齐排列，冷藏柜里的冰镇饮料透着清凉气息……中士郭子旭一边挑选牙膏、纸巾等日用品，一边笑着说：“以前买东西要等到固定时间排队外出，现在随时能买到东西，太方便了！”

为啥要在戈壁滩开超市？该旅领导介绍，这次野外驻训，部队驻地交通极为不便，生活条件非常艰苦，且驻训时间长，物资补给成了官兵的“烦心事”。

官兵有需求，组织来解决，可在戈壁开超市确实有难度。在驻训前期，机关考虑到官兵购物需求，积极协调当地商家为驻训地供货，但不少商家表示，驻训地较远，运输成本高，再加上戈壁荒漠恶劣的自然条件，纷纷打起了“退堂鼓”。

了解到这些情况，该旅党委一班人专门在办公会上明确，要把解决官兵购物难题作为为兵服务的重要内容，想方设法为官兵排忧解难。

该旅机关在严格遵守保密要求和军队采购相关规定的情况下，线上线下多次与驻训地多家大型连锁超市深入沟通协调，带着商家代表实地考察。为了让每个驻训点的官兵都能享受到便利，他们还与商家约定，采用“1+4”模式：在主驻训场设1个主店，其余4个分散点位各设1个分店。虽然分店的店面不大，但官兵常买的洗漱用品等“刚需”一样不少。

“不仅方便，还便宜！”在某驻训点位的二级上士刘喆说道。原来，该旅与超市达成协议，所有商品在当地统一售价的基础上打9折。此外，该旅还建立严格的监督机制，定期组织官兵开展问卷调查，根据反馈，及时调整补充超市商品种类。

服务心贴心，练兵实打实。前不久，该旅组织实弹射击、跨昼夜机动等险难课目演练，官兵们斗志高昂，处置迅速，圆满完成全部任务。刘喆说：“机关把我们基层官兵的急难愁盼解决好，大家训练打仗更有信心、更有动力！”

北部战区空军某旅——

“暖心班车”往返驻训一线

■王学峰 王琳

近日，一辆“暖心班车”从北部战区空军某旅的驻训地准点发车。

车上的官兵笑容满面，分享着喜悦：“前段时间我们还为就医等问题烦恼，现在我们已经坐上了‘暖心班车’，组织为我们解难不仅力度大，速度也很快！”

驻训地开通“暖心班车”的事，还要从前机关组织的调查问卷说起。前段时间，该旅组织野外集中驻训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不少现实问题逐渐凸显出来，不少官兵反映看病、购物出行不便等问题。

“驻训地离最近的体系医院车程近1个小时，如果遇上恶劣天气，出行就更加困难。”听到官兵的“吐槽”，该旅党委一班人一致表示要尽快解决。

为了解决官兵的“出行难”，该旅规划了3条班车线路，线路涵盖了医疗机构、超市、交通枢纽等“高需求点位”。机关还专门在班车上设置“意见本”，记录乘车官兵的路线需求，并根据诉求灵活调整路线，同时安排专人跟车管理，确保官兵出行安全。

该旅组织科干部孟海涛介绍，“暖心班车”运行两个月来，累计发车30余班次，服务官兵1000余人次，除固定班次外，还为官兵提供紧急送医服务。

“多亏了这趟班车，让我能及时赶到医院就诊。”中士熊启辉想起那次经历仍心有余悸。前不久，熊启辉在参加连队战术演练时，突然身体不适，军医初步检查后提出需尽快送医。班车接到通知后，很快便将熊启辉送至医院急诊科。

“驻训条件虽苦，但为兵服务不能打折。”该旅领导介绍，在季度官兵满意度测评中，“暖心班车”获得高分好评。该旅党委趁热打铁，由常委带头深入一线了解官兵急难愁盼，先后梳理解决了家属来队住房家具不全、野外蚊虫防护物资缺乏等一批矛盾问题。



8月13日，武警宁夏总队石嘴山支队组织400米障碍课目训练。

罗辉波摄



图①：战士正在检修光缆；图②：战士训练光缆连接修复；图③：官兵前往故障点维修光缆。



制图：唐硕

沙海“淘金”写基层

■本报特约记者 胡勇华

夏日，极目远眺，映入眼帘的是巴丹吉林沙漠连绵起伏的沙丘，像一片翻滚着波浪的沙海。

我所在单位，驻扎在巴丹吉林沙漠边缘，距北京1700多公里。到解放军报社学习那年，我39岁。已近不惑之年，还要当“学生”，身边很多战友不理解。可对33岁才在报纸上发表第一篇稿件的我来说，学习多久都不晚，年龄不是退稿的理由。

每个来报社学习的新闻报道员，都带着一个问题：究竟来学什么？答案或许各有侧重，但学习“做人”与“做文”，应该是共同的坐标。新闻本身就是人的学问：采访对象是人，采访过程是心与心的碰撞，只有真正和采访对象“坐”在一条板凳上，才能发现最生动的细节，挖到最触动心灵的故事。

学习的路上从来没有坦途。一位编

辑曾说：“你们来学习，时间不长，要像榨油一样，多给自己压力，尽快榨出油来。”这位编辑也很有耐心，“逼”我去挖出藏在文字深处的力量。一次，我原本成竹在胸的一篇稿件，被他指导修改了6次。我好像突然回到“不会写稿”的原点，又在一次次推翻重来中顿悟：练笔如磨刀，好新闻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轻松落笔，而是如琢如磨后的“去粗取精”。

从报社回到单位，我发现自己渐渐找到一些采写稿件的窍门。翌年，军报编辑约我围绕基地联合作战体系协同写一篇比较深入的稿件。对我而言，这是一次很大的考验。时空观、语言体系、体系“交规”……采访中，一个个陌生又专业的词汇，刷新了我对体系联合的认知。从基地作战指挥中心的主任到参谋，我挨个采访请教，恶补相关知

识，思路渐渐清晰。不久后，稿件《体系“交规”支撑“合众为一”》刊发，我摩挲着报纸，仿佛听见采访中自己的思考落地的声音。

都说，基层是新闻的富矿。因为，基层的温度，总比书本更滚烫；官兵的故事，比想象中更打动人。

《一名雷达老兵的“战位观”》里，藏着我6年的沉淀。我很早就认识主人公，一级军士长罗万军，他被战友们称为“活字典”。采访那天，他的一位“徒弟”在电脑前教他某新型训练软件的操作方

法。罗万军笑着说：“软件是新的，我就是‘一年级学生’。”这句话点醒了我，我以这个事例起笔，结合6年来对罗万军的了解，将一个好学善学、不懈冲锋的老兵形象，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。稿件发表后，那个单位的官兵说：“这就是我们认识的罗班长！”我想，战友们的认可，就是对这篇稿件最大的肯定。

在一个边防部队采访时，有个细节令我动容：寒冬里，外露的水管冻成冰疙瘩。战士何智通抱着暖风机蹲在地上“烤”水管，手冻得通红也不挪窝，“水管通了，大家早上才有热水洗澡。”一个多小时后，水终于从水管流出来，他的笑容比炉火还暖。看到军报上刊发的稿件后，何智通不好意思地挠头：“这点事还值得写？”可我知道，正是这些“小事”里，藏着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脚踏沙砾，心中有光。我想，只要带着对文字的敬畏、对基层的赤诚，就一定能在沙海中“淘”出更多滚烫的故事。

